



日本经典动漫小说

尼罗河女儿

【日】细川智荣子 原著 金力元 郭丰利 编译

The Nile's Daughter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日本经典动漫小说

尼罗河女儿

【日】细川智荣子 原著

金力元 郭丰利 编译

The Nile's Daughter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曼菲士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,急急地出发了,末了还搂住凯罗尔一吻,凯罗尔羞红了脸,嗔道:“曼菲士真是,窘死人了。”却不觉间触到拉格修射向她的阴沉的眼光,她一震,心里顿时油然升起一股不安……

22

尼罗河泛滥了,埃及上下兴奋不已,拉格修对此嗤之以鼻:“在我巴比伦,人们深深恐惧幼发拉底河的泛滥。然而在埃及,尼罗河的泛滥却被誉成神的恩惠。”

拉格修心情不错,爱西丝到手只是迟早的问题,他根本不需要为此烦恼,倒是尚未谋面的尼罗河女儿带几分好奇。

这天夜里,他四处溜达,忽然听到前方的殿廊里有个女孩子在唤:“塔莎,别那么早就让我上床嘛!”

一个清脆的声音,宛若莺声啾啾,拉格修却感到这声音非常熟悉,像在哪里听过,待人声沉寂下来,他潜到那个女孩子面前……

“啊——”凯罗尔惊叫起来,拉格修同时一惊:“你是……约旦河边的那个女孩!”

那把闪着银光的弯剑,那个金龙佩饰,凯罗尔也认出来了,惊恐万分:“约旦河边的盗贼!为什么出现在这里?”

她失声大叫:“来人呀!约旦河畔的盗贼入宫了!”

黑暗中,拉格修仍可看出这个女孩子的头发上闪着点点金光,他恍然大悟:“莫非这女孩就是令比泰多王子神魂颠倒、令亚述上下焦头烂额的尼罗河女儿?”



塔莎和士兵闻声而至，紧张兮兮地问：“什么盗贼！！尔！”

士兵看到里里外外除了凯罗尔，就只有一个巴比伦国王他们迟疑地问：“尼罗河女儿，你说的盗贼是他吗？”

凯罗尔扑到塔莎怀里，肯定地说：“嗯！巴比伦盗贼。”

塔莎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，乐道：“凯罗尔小姐，这位是巴比伦的拉格修王。”

拉格修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：“哼！把我当成巴比伦盗贼。”心中懊恼不已：错失良机，当日就应该掳走她，那么现在就能动摇这埃及王国了，失策！

凯罗尔惊疑地望着拉格修，这个差点要了她命的男人竟然是巴比伦国王！她一想起那天的事情，就禁不住浑身打颤，可是……

这时，曼菲士也来了，一见到拉格修，喜道：“原来您在这里。拉格修王，她是我的王妃凯罗尔，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吧？”

他又对凯罗尔说：“对了，凯罗尔，他是巴比伦的拉格修王。”

拉格修向凯罗尔行礼，说：“请原谅我的无礼，尼罗河女神哈比斯的神圣女儿。久仰大名了，您果然如传说中一般美丽。”

见他彬彬有礼，风仪不俗，凯罗尔才宽下心来，也诚心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把您误以为是盗贼，请原谅。”

拉格修执起凯罗尔的手，毕恭毕敬地吻道：“黄金公主！欢迎您到我国一游。”

凯罗尔顿时喜上眉梢，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对了，拉格修王的王城是著名的巴比伦城。《圣经》内著名的巴别通天塔就是建在古代的巴比伦城内。在古代历史中，传说巴别通天塔高入云霄，它曾经历数次的破坏与重建，到现代已不留痕迹了。哇！我好想亲眼看它，曼菲士。”



曼菲士恼道：“又胡说了！你身体还没完全康复，不准乱跑。”

拉格修更是听得一踏糊涂：“不懂她在说些什么，奇怪的女孩。”

凯罗尔一见曼菲士板起了脸，就吓得吐了吐舌头，连忙说别的：“对不起。巴比伦国王为什么到埃及来？”

曼菲士说：“他来向王姐求婚。”

凯罗尔一惊：求婚！可是，爱西丝所爱的是曼菲士。

曼菲士笑道：“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段完美的姻缘，同时对埃及有非凡的战略意义。拉格修王，我也会说服王姐的，我希望王姐也能幸福。”

拉格修也笑了，愉快地说：“拜托您了。”

凯罗尔百般滋味在心头，她望向闪着莹莹亮光的尼罗河，轻轻自问：“爱西丝，你会幸福吗？”

寝宫内，爱西丝正倚着石柱，怀着另一种心情望着尼罗河，喃喃说道：“尼罗河泛滥了，当河水浸到神殿时，阿蒙—拉神的祝祭便开始。这次凯罗尔要成为正式的王妃了，而我身为埃及的女王，在埃及竟无容身之处了。”

不知道亚莉有什么回天妙计。

此时亚莉正悄悄等候在尼罗河畔，着急地催着一只刚靠岸的小船：“快！快，天要亮了。”

亚莉查看了一下船中所载，满意地命令：“快放入中庭内院的莲花池中！”

在埃及上下因为尼罗河泛滥而焕发勃勃生机的时候，曼菲士和凯罗尔完婚的日子逐渐逼近了。埃及的臣民们，都衷心希望尼罗河女神哈比斯在赐予生命之水的同时，也请赐予他俩一段圆满的婚姻。



曼菲士要率众臣去神殿，向尼罗河女神献上贡品。临行前，他以命令的口气对凯罗尔说：“我请女神允许你成为我的妃子，并保佑埃及的繁荣。阿蒙—拉神的祝祭快到了，你不快点康复不行。”

伊姆霍德布也笑着说：“这也是我们臣下的心意。”

曼菲士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，急急地出发了，未了还搂住凯罗尔一吻，凯罗尔羞红了脸，嗔道：“曼菲士真是，窘死人了。”却不觉间触到拉格修射向她的阴沉的眼光，她一震，心里顿时油然升出一股不安……

凯罗尔回到房里，塔莎笑着说：“您得快点好起来，法老都等不及了。”

凯罗尔却心神不宁：为什么我老是放心不下拉格修王的那种目光？

回想起约旦河边的那一幕，记得他的属下说过，万一破坏计划就糟了……她越想越不对劲，什么计划？

她必须把约旦河边的事告诉曼菲士，她焦急地等着曼菲士回来，不时要塔莎去打听，终于塔莎回来对她说：“法老回来了，现在在政务厅。”

凯罗尔撑着尚未痊愈的病体，让塔莎带路：“带我去。我有重要的话要告诉他，塔莎！”

塔莎小心地扶住她，叮咛道：“慢慢来！要先通过中庭。”

这时，一个侍女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溜到亚莉那儿，向她报告：“凯罗尔将通过中庭去找曼菲士王。”

亚莉喜道：“真的？那么得通过那个内院，太好了，不用我们费心，凯罗尔自投罗网来了。”

她对那个侍女下令道：“你跟我来，把尼罗河水引入莲花池中。小心，别被她们发现！”

凯罗尔正在塔莎的陪伴下穿过中庭，她们走在莲花池边的



走道里，凯罗尔对满池盛开的莲花赞不绝口：“好漂亮！”

塔莎笑道：“先王尼普禄多陛下非常喜爱这莲花池。先王替它命名为‘美女之泉’。”

凯罗尔好奇道：“哦！曼菲士的父亲吗？”她对这莲花池更多了一分好感。

忽然，凯罗尔听到一种不寻常的声音，诧异道：“咦？什么声音？”

塔莎对这声音已习以为常：“是流经宫外的尼罗河水声。”

谁也不知道，那是亚莉引入尼罗河水，通过甬道，注入莲花池中。

在水闸前等着的亚莉看准凯罗尔走到中央时，下令道：“将水门全开。趁现在！把水门全开，别出差错。放出死亡使者！”

凯罗尔分明听到莲花池里涌动着有一股可怕的声音，不安地问：“塔莎，这不是尼罗河的声音吧？”

塔莎也觉得同平常的水声不大一样，突然凯罗尔惊叫起来：“塔莎，池塘的水位上涨了。啊！池水暴涨，淹到走道上了。”

塔莎连忙扶住凯罗尔，想回到长廊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河水迅速涨到了她们膝际，更可怕的是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游到凯罗尔脚边，蓦地腾出水面，张开了血盆大口，向凯罗尔扑去，凯罗尔惊骇地大叫：“鳄鱼！救命，快来人呀！”

谁能料到这一方美丽的莲花池，竟精心布下重重杀机，塔莎被河水冲到一旁，焦急地大喊：“来人呀！为什么池里有鳄鱼？”

亚莉狞笑道：“凯罗尔，为了爱西丝女王的幸福，你被鳄鱼咬死吧！这里是内院，你怎么叫也不会有人来的！只要你不存在，爱西丝女王就有好日子过。爱西丝女王才配当埃及的王妃。”

亚莉指示左右：“从长廊上用利矛将她赶向鳄鱼，别让她逃了。”



他们领命，走上前去，发了狠向凯罗尔刺去，凯罗尔整个人已经淹没在河水中，继续上涨的河水、巨鳄、利矛三管齐下，大有不置她于死地誓不罢休之势！

塔莎竭力爬上长廊，大声呼救，落入死亡陷阱的凯罗尔苦苦挣扎，河水让她透不过气，利矛让她无法靠岸，她能撑到何时呢？鳄鱼蹿到她身边，凶悍地再次张开大嘴，凯罗尔已经无力闪避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
这时，凯罗尔被使劲地推到一旁，随即被推出水面，她竭力睁眼一看，竟是失踪已久的路卡！路卡顾不得和她说话，护着她走向长廊。

曼非士也终于被惊动了，急率卫兵赶去，爱西丝闻讯，窃喜道：“凯罗尔死定了。”

曼非士赶到，看见长廊上湿漉漉的凯罗尔，急得大叫：“凯罗尔！你没事吧？”

凯罗尔惊起，扑到他怀里，喜极而泣：“曼非士！我好怕好怕，我以为会被咬死。”

曼非士骂道：“笨蛋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为什么到处乱跑？在使你成为王妃的阿蒙—拉神祝祭之前，不许再出意外。爱惜自己的身体。”

凯罗尔委屈地说：“可是、可是我是为了去见你。曼非士，是路卡救了我。”

曼非士惊讶地说：“路卡，我以为你在沙漠之战中战死了。”

路卡答道：“法老，我陷人流沙中，失去意识，不过终于九死一生地回来了。”

他脑里响起伊兹密的郑重叮嘱：“记住，路卡！我决定娶尼罗河女儿为妃，在她投入我怀抱之前，你要好好守护她。”

爱西丝慢慢踱来，慢悠悠地问道：“曼非士！凯罗尔呢？”



话音未落，她一眼瞥见曼菲士身后的凯罗尔，脸色一变：亚莉失败了吗？

凯罗尔注意到了，感到内情不一般：爱西丝为何如此惊讶？

曼菲士寻思道：“太不可思议了，西奴耶。池塘里为什么有鳄鱼，为什么水门是开着的？”

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的路卡上前说：“法老，我认为这是暗杀尼罗河女儿的计划。躲在柱子后的那个女人，应该知道真相。”

曼菲士顺他所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往后一缩，顿时怒从胆边生，命人揪她出来，用剑指着她，喝道：“你不是凯罗尔身边的侍女吗？为什么要杀凯罗尔？”

凯罗尔慌忙拦住曼菲士：“等等，她是我的侍女，听她解释。”

侍女惊惶失措，浑身颤抖，向爱西丝投去求助的目光，曼菲士见她不说话，更加生气，怒道：“可恶！究竟是受谁的命令？若不坦白招供，我就斩了你！”说罢，举起手中利剑就要砍过去……

那侍女绝望地扑到爱西丝脚边：“救我！”

凯罗尔一惊：“向爱西丝求救！”

爱西丝严厉地瞪了那侍女一眼，侍女被她眼中的凶光刺得倒退一步，错乱中掉入池中，鳄鱼旋即扑上，片刻，血染莲花池……

凯罗尔被这惨不忍睹的一幕吓呆了：“假如不是路卡及时赶来，那么鳄鱼利齿间的不是侍女，而是自己……”

她不禁浑身颤抖，那个侍女是向爱西丝求救的！凯罗尔望向爱西丝，骇然发现她竟对着血池阴阴而笑，凯罗尔连打了几个寒颤，这种表情，便与当初爱西丝烧死米达文公主的时候一模一样！难道真的是爱西丝策划这次暗杀的？

这时，身边的曼菲士抚了抚她的头发，仿佛知道她心中所想，轻轻说：“我知道王姐反对我和你的婚事，不过……”



他顿了顿，望着爱西丝，但此情此景，让他也无法说服自己这一切不是爱西丝所为，凯罗尔感觉到此刻曼菲士对爱西丝也起疑了，心里不禁百感交集，曼菲士是一直相信爱西丝是好姐姐的，但……

他俩一同把意味复杂的目光投向爱西丝，一股冷意闪过爱西丝的心：曼菲士从来没有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莫非他发现了？

不仅曼菲士，连所有的士兵都用怀疑的目光盯住她，议论纷起：“我记起来了，死去的侍女以前是服侍女王的，在亚莉那儿见过她……”“对了，为什么那侍女向爱西丝女王求救。”“那鳄鱼显然是不久才放进去的！这种内院只有王族的人才能进来！”“听院爱西丝女王要阻挠婚事。难道……”“嘘！你不要命了吗？”

爱西丝和曼菲士彼此冷眼对视，始终不发一言……

此后，埃及境内，爱西丝女王企图加害尼罗河女儿的流言在埃及散播开来。

阿蒙—拉神的祝祭终于来临了，祭典前夕，曼菲士召众臣来到殿前，对爱西丝说：“王姐！近来流言四起，想必你也听说了，我当然不相信，不过非得想个办法把流言平息不可。为了证明王姐的清白，我认为应当顺从民意，选择和平之路。”

伊姆霍德布也上前谏道：“这也是为了女王陛下自身的幸福，请接受拉格修王的求婚吧！”

爱西丝顿时浑身冷飕飕的，感到空前地孤立无助：曼菲士，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大家都要逼我？

曼菲士心里暗暗说：凯罗尔，我绝不再让任何人妨害你我的婚礼。

第二天便是阿蒙—拉神的祝祭，埃及上下洋溢着欢喜的气氛，宫里宫外都忙着准备祭典，凯罗尔却被路卡、乌纳斯、塔莎



看守得严严实实的，连一步也不许她外出，凯罗尔软硬兼施，就不能说服他们让她出去看热闹，她生气了：“真的，我会很小心，只不过稍微看一下祭典准备的情况，我想出去透透气，这样下去我会神经衰弱的。”

塔莎婉言相劝：“谁叫您三番四次出意外，因为法老紧张您，不想婚礼再生波折，才下了这样的命令，您也体谅一下吧，这正体现了法老对您用情之深。”

凯罗尔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正值伊姆霍德布来探望凯罗尔，再三叮嘱侍卫兵们：“一定要严加防守，绝不能让婚礼二度中断。”

他笑着叮嘱凯罗尔：“你一定养好身体，兵士们都抢着当你的护卫，大家都不惜舍命去保护你。”

凯罗尔不安地说：“其实我很内疚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，大家这样待我，我很过意不去。”

这时，宫外沸腾的人声传来，伊姆霍德布笑着说：“应该是纪念碑运到了。”

凯罗尔满心好奇地走到露台，望向城下，惊叹道：“哦！好漂亮的纪念碑！是献给阿蒙—拉神的吗？”

她在记忆里搜罗着有关的知识：“和我在二十世纪看到的壁画一样，利用泛滥的尼罗河用船运送纪念碑。”

观看这个盛大景象的何止凯罗尔他们，爱西丝也怀着落寞的心情看着纪念碑的运送，她幽幽地自言自语：“凯罗尔幸福的时刻接近了，多么可恨的女孩，却受到大家的保护与祝福。而我就无人理会，独饮苦酒。”

拉格修凑近流露无限忧伤的爱西丝，笑道：“嘿！好漂亮的纪念碑！您无论怎么看都美不可言，只有您才配当真正的女王，请来巴比伦吧！在这里，您得到的只是怀疑的眼光，而在巴比伦，有的只是对您无上的崇拜与不尽的赞美！”

而凯罗尔也看到了爱西丝和拉格修，顿时感到很不自在，



她忘不了拉格修在约旦河的所作所为,侵犯她倒没什么,最重要的是他肯定对埃及有不轨之心!

凯罗尔下了决心,一定要把这告诉曼菲士!想罢,回房去了。

爱西丝内心悲怒交加:凯罗尔!凯罗尔明天将成为曼菲士之妃。我只能眼睁睁的看这成为事实,我是女王,为什么得受这种委屈?

亚莉跪倒在地,痛苦地自责:“由于我的失策,使女王陛下陷入痛苦之中。我被大家怀疑,无法动手,女王陛下,原谅我!”

爱西丝仿佛听不见她的话,只顾喃喃地说:“我恨凯罗尔!我恨凯罗尔!”

晚上,曼菲士来到凯罗尔房间,探了探她的额头,乐道:“嗯!已经没发烧了,很好!明天一定娶你为妃。不论你如何叫嚷都不让你逃掉。祭典的篝火准备好了,出去看吧!”

凯罗尔一心惦念着拉格修的事,急急拉住他,说:“其实,我以前曾见过拉格修王的!”

曼菲士醋意大作,粗暴地吼道:“什么?你什么时候瞒着我偷偷和他见面?在什么地方?有什么目的?说!否则不饶你!”

凯罗尔被他吼得耳朵生疼,连忙解释:“你误会了,是那次在约旦河边碰到的,我以为他是恐怖的盗贼。他对哈桑说要买我,所以我不能相信拉格修王。”

曼菲士反而宽下心来:“这不算什么嘛!谁都会第一眼见你就想得到你。我也是。瞧,瞒着我溜出去就会遇上这种事。”

凯罗尔见他不屑一顾,急了:“曼菲士,我说的是真的,那时他们还说‘万一破坏计划就糟了’。什么计划我不知道,但也许是阴谋呢!”

曼菲士还是不以为然地说:“计划?那是指向王姐求婚的事吧?”

伊姆霍德布也说：“我们也调查过了，拉格修王为了获得爱西丝女王的芳心，不带一兵一卒，冒险前来，显示了他的诚意。”

凯罗尔说：“谁知道他把士兵安顿在哪了？”不过她越说越小声，因为她被众人一说，也觉得是不是为了想保护曼菲士，太过神经质了，但她忘不了那种恐怖感，还是说了一句：“你还是小心提防拉格修！”

冷不防拉格修从身后冒出一句：“我怎么了？尼罗河女儿。”

凯罗尔吓了一跳，紧紧地拉住了曼菲士，心里直发寒：他果然很恐怖，一点都不能疏忽。

拉格修笑着对曼菲士说：“曼菲士王，刚才我的使者从巴比伦赶来，通知我亚述的亚尔安王要求与巴比伦结盟。”

曼菲士一惊：“什么？亚述的亚尔安王要求结盟？”

伊姆霍德布也深知不妙，马上说：“法老！亚尔安王计谋与比泰多、巴比伦三国同盟，目的是向埃及报复。”

他们正在商议，拉格修俯向凯罗尔，别有深意地说：“尼罗河女儿！请你一定到我巴比伦来玩。”

凯罗尔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谢……谢谢！”

拉格修笑了：“一言为定，黄金公主。”

拉格修似有离去之意，这是关乎埃及和平的一步！曼菲士下了决心，对众臣说：“非得阻止亚尔安的阴谋不可。我国也想拉拢巴比伦。幸好拉格修王来向王姐求婚，期望与我埃及缔结友好关系。另一方面是为了王姐的幸福，这样也能平息人民的流言。”

伊姆霍德布赞同地说：“是，我也希望如此。”

他们立即派人通知爱西丝：“女王陛下，这是我们臣下一致的恳求。此刻亚述的野心已经在萌动，对我国不利，请女王陛下与拉格修王成亲。”

爱西丝冷冷地说：“要我作决定吗？”





在看似平静而有规律的帷幕后面，隐藏的
是云谲波诡、神秘莫测的变幻与动荡。不管怎
样，当黎明的第一线曙光照临埃及的时候，一
切交织着爱恨情仇、阴谋权术的婚礼开始了。
在这个群雄争霸的时候，婚礼的涟漪波及多个
野心勃勃的国家……

23

亚莉悄悄潜到凯罗尔寝宫附近，放出几条眼镜蛇。看着它
们分别游向凯罗尔经常出入的地方，她脸色凝重：这次如果再
失败，爱西丝女王将无立足之地，为了爱西丝女王，死神的使者
们，一定要咬死凯罗尔！

浴室里，几丛花草错落有致，点缀着一方用云石砌成的浴
池。池边四方各有一条金蛇，蛇口中一股纯净的清泉淙淙而下，
水珠轻跳，宛若莹洁的珍珠；水声泠泠，犹如人静处夜莺的幽咽
细语。池里清波滟潏，飘着片片莲花碎瓣。不时有清水从池里漫
出，浸过光亮鉴人的大理石地板，淌到了庄严圣洁的雪花石膏
神像之下。淡淡的花香时有时无，袅袅的水气忽浓忽淡，甜甜的
微笑乍隐乍现，思绪万千的凯罗尔发出一声轻叹，拈起丝帕拭
了拭水光点点的鬓发。

她的金发用纱巾挽起，再用一朵金莲扣针松松地别住了，
但不意间还是垂落了长长的几绺，被水一湿便粘在了白玉般光
洁的肌肤上。

她捧起一掬清水，轻轻地对从指间滴落的水珠说：“明天，
我的一切都将属于曼菲士，可是为什么？我爱他，却又怕他……



而且,我真得很想妈妈、哥哥和吉米!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!”

她坐在池中,渐渐地便出了神,全然不觉一条粗大的眼镜蛇悄悄游了进来。

曼菲士这时也泡在浴池里,他命人掀开帐幔,看着渔火数点的尼罗河。夜色清幽,溶溶月淡淡风,一切让人觉得舒心无比。曼菲士心里却闪过一阵心焦:今天的夜晚太长了。“凯罗尔,我会珍惜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对你的爱,就像底比斯岗上最坚硬的磐石,永远不移不易。”

凯罗尔解开纱巾,披散了头发,身体一沉让全身没入水中。“曼菲士!我对你的爱,就像尼罗河畔最坚韧的蒲丝,永远不断不绝。”

“凯罗尔,再泡下去身体都要溶化了!”塔莎满面笑容地进来了,“来,我帮您更衣。啊——”她突然迸出一声惊骇的大叫。

“怎么了?”凯罗尔正从池中步出,高高兴兴地向塔莎走去,见塔莎这样子,顺着她的目光回首一看,赫然看到一条比曼菲士的手臂还粗的眼镜蛇正一伸一缩地吐着舌焰,她失声惊叫:“救命!”不禁腿一软,倒在地上。

那条蛇一蹿上前,正要扑到她鼻尖的时候,却整条飞到一旁。凯罗尔只吓得喊不出声,两眼发直地瞪着那条被一把短剑穿喉而过的死蛇,路卡问道:“尼罗河女儿,您没事吧?”

凯罗尔在塔莎怀里哆嗦个不停。

路卡去收拾那条死蛇,也后怕不已:还好及时赶到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乌纳斯也赶过来了,觉得事情有异,立即派人调查。

曼菲士闻讯更是怒不可遏,令人全力保护准王妃的安全。

自古以来,埃及的天空日出日落,风起风止。在看似平静而有规律的帷幕后面,隐藏的是云谲波诡、神秘莫测的变幻与动荡。不管怎样,当黎明的第一线曙光照临埃及的时候,一场交织



着爱恨情仇、阴谋权术的婚礼开始了。在这个群雄争霸的时代，婚礼的涟漪波及多个野心勃勃的国家。

曼非士戴上红白王冠，王冠正中赫然是一条霸气的金蛇“虞荷斯”，这是一条因发怒而鼓起脖子的眼镜蛇，传说能用烈焰吞噬敌人。一条金鹰腰带束在腰间，让一袭本来平平无奇的卡拉西斯顿生华彩。外披一件垂地披风，在领间别上金鹰扣饰。整个人英姿勃勃，帅气逼人。他郑重地整理了一下头冠，暗想：今天一定要完成仪式，让凯罗尔成为名副其实的王妃。

柔和的晨光穿帘而入，映在凯罗尔的笑靥上。她兴奋不已：古埃及最大的祭典阿蒙—拉神祝祭终于要开始了，依照传统的仪式，是要举行为期十一天的祝祭。这是为了赞美九神族中的至高神——伟大的阿蒙—拉神，因为是他创造了生命。

我只在从古代保存到二十世纪的壁画上见过这么盛大的场面呢！而现在可以亲眼目睹，真的好兴奋！我比勃朗教授还要见闻广博呢！她不由“嘻嘻”地笑出声来。

“凯罗尔！我知道您很紧张，不过千万要冷静下来，您今天一定要顺利嫁给法老。”塔莎走进来，微笑着说，“法老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心烦意乱，人民也盼长了脖子，好歹等到了。”

凯罗尔笑了笑，坐下来让塔莎为她打扮。她换上了一件精致的莎丽裙，裙摆上绣着五彩莲花。一袭薄纱披肩随意地垂在身后，两弯白玉般的手臂在纱下若隐若现。塔莎正为她梳理头发，曼非士走进来，调皮地扯了扯她的头纱，挤挤眼睛说：“这次决不能让婚礼中断！”

凯罗尔也回敬他一个鬼脸。塔莎笑着为她佩戴上金鹰冠，与上一次婚礼不同的是，这顶金鹰冠高很多，顶着一轮红日，底座环绕一条条眼镜蛇，正中是一只金鹰，展翅护着凯罗尔的双耳。金鹰是权力的象征，而眼镜蛇则是智慧的象征。

而在爱西丝的宫中，亚莉为爱西丝整理衣裙，无意间碰到



她的手，顿觉冷甚冰霜。她担心地望望爱西丝，只见她紧咬红唇，不发一言。两眼发直地盯着前方，却分明看不见任何东西。一阵清风吹过，薄纱披肩贴身飞舞，或浓或浅的褶皱在裙摆荡漾开来，每一段衣纹都是那副绝美身段的一笔出色的勾勒。

爱西丝兀自木然僵立，就像刀法精妙的一尊塑像，固然艳色魅人，然而冷酷无情。

亚莉心里万分不忍，痛切地说：“女王陛下，我不会死心的。”

爱西丝握紧了双拳，似在喃喃自语：“阿蒙一拉神，您忘了您忠诚的儿女吗？我拼命祈求这天永远不要到来……可还是到了！今天的祝祭，我不去卢克梭神殿又不行……”

“时间到了，派出使者！全准备好了？那么举行祭典吧！”说着，曼非士便手执黄金权杖，站到城头，向人民挥手。

城下早里几层、外几层地聚满了平民百姓，把王城围个密不透风。看到法老向他们致意，顿时欢呼声四起，祝福声此起彼落，如泛滥的尼罗河水般涌向一对新人。

凯罗尔不禁脸上阵阵发热，怦然心动：阿蒙一拉神的祝祭和被中断的婚礼在同一天开始了，我的心跳得好急！她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曼非士，陶醉于他俊朗的威仪：他虽然年轻，但只有在他身上才能寻觅到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庄严与美丽，只有他具备了任何人也模仿不到的王者之风，不仅牢牢抓住了民心，还深深吸引了我的心。

她笑了，“今天，我将成为你的新娘。曾经因为怕你，所以心颤不已；现在及以后，我的心只会因为爱你而幸福地轻颤。”她甚至感谢不可思议、不可把握、不可逆转的命运，让她穿越了三千年的时空，成为曼非士的新娘，“我爱你，只要尼罗河的河水一日不息，我对你的爱就一日不止。”

臣民们又是一阵热烈的欢呼，一队女祭司摇着铃鼓，边弹